

元明事類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龔駿文

貢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薛炳文

欽定四庫全書

元明事類鈔卷十七

監察御史姚之駟撰

人品門三

富豪

花嬉玉樂 元氏掖庭記雅克特穆爾脂紅粉白羅列左

右隨其所取以為花嬉玉樂

散五十篚 元史姚燧文名天下高麗求詩文不與至

奉旨乃與之王酬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篚燧即時分
散屬吏止留金銀為翰林院公用器物其豪邁如此
金盤美人 楊維禎金盤美人詩註偽駙馬潘某娶美
妓數十一蘓氏才色兼美醉後殺之以金盤薦其首
於客絕類北齊主事

人皮褥 湧幢小品韓觀都督兩廣殺人甚多御史欲
劾之一日觀召御史飲以人皮為坐褥耳目口鼻顯
然髮垂褥首披椅後轂上設一人首觀以箸取二目

食之御史戰慄迄不能刻

女伎夾道 談薈胡少保開府錢唐值迎春設宴選伎
女二百侍飲每十人則以一佳者領之使捧酒炙樂
器之屬不設几案亦無他執役者日已暝張燈火數
里鼓吹沸天女伎夾道跪送

七寶虎子 明靳史嚴東樓所用虎子以七寶嵌金為
之又用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白彩衣以陰受溺
鹽筴祭酒 李攀龍集汪次公客東海諸郡部使者視

鹽筴必召公畫便宜有司乃籍為鹽筴祭酒

得金牛馬 稗編明沈萬三為江南第一家太祖定鼎

金陵召廷見令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斤甲馬錢穀
多取資其家後得罪發遼陽從戎又穴地得金牛馬
亦累千云

望竿燈 談薈王文恪子延喆性豪奢寵姬數十人
設一院院設一竿夜懸紗燈其上夜與諸姬縱飲為
樂最後出白玉卮是夜所屬意者則酌以賜諸姬擁

入院始散去餘紗燈皆熄惟此院獨存各院望見紗
燈知尚私飲嘖嘖相羨

人雙陸 明雜記大同僉事某餽東樓以人雙陸飾女
童三十人分紅白繡衣二色織紫絨罽為局每對直
當食子則應移女子抱當食者出局

文錦被廁 明史稿鄔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錦被廁床
白金飾溺器

富媼 楊維貞鹽商行人生不願萬戶侯但願鹽利淮

西頭人生不願萬金宅但願鹽商千料舶吁嗟海王
不愛寶夸吾莢之成霸道如何後世嚴立法祇與鹽
商成富媼

貧儉

無茗具 名臣錄邵清為副史歸無室廬依外氏以居
督學御史訪之笑語移時貧無茗具可設乃太息而
去

稱窮鬼 明陳鳳集劉都督璽分閩江西計廩而食巡

按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諸語後推
總漕上識其名喜曰是前窮鬼耶亟可其奏

舉火日午 陳獻章集羅一峰家居客晨至留具飯其
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
午一峰曠然不以為意

無一煖食 吳中往哲記邢蠢齋于書無所不覽僮僕
皆無惟炊一黍分而食焉未嘗得一煖食

陳也罷 客座新聞陳愧齋性寬坦在翰林時會客至

呼茶夫人曰未煮公曰也罷又呼曰乾茶夫人曰未
買公曰也罷客為捧腹時因號曰陳也罷王鏊集愧
齋小事無不可輒曰也罷人戲稱為也罷先生

車牕 薛瑄集薛德溫官御史五年始買小屋兩間于
京師又苦其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牕乃取廢車轆
中方穿櫺若牕者穴壁而安置之因作車牕記

爨馬通 崔銑集家君為京官二十年日令僮拾馬通
夾薪以爨

買油 哀談耿裕為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
經三原王公之門見一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
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蓋愧之也

樓碍冠 玉堂叢話章楓山徙居城中廢寺舊有小樓
二間其卑至于碍冠楓山終日宴坐其中每作文構
思必遶室中行紗幘數為所觸亦不知也後年八十六
竟哭于斯別無營構

子孫榼 祝允明猥說江西俗儉果榼作數格惟中一

味或果或菜可食餘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果榼

布被十年 明劉崧傳略崧博學有志行微時兄弟三

人共居一茅居有田五十畝及貴無所增益十年一

布被鼠傷始易之仍緝以衣其子

跼蹐敗絮 虞集貧士詩老骨寒不寐夜長沉聞風心

悸危欲折跼蹐敗絮中

典衣購畫 趙孟頫詩貧尚典衣貧購畫

簡傲

謁部三揖 湛若水集莊定山被薦以特旨召用故行
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
門

割薪忙 明世說蘇郡隱士王賓素與姚少師善及少
師靖難賓愧其所為不與接少師屏騎從以往賓不
納因佯問為誰曰是昔日道行也不應少師大呼曰
不棄舊雅容老僧一見乎答曰吾方割薪忙不暇也
送客對山 劉麟集太白山人隱居西湖一朝貴辟騶

從過訪太白送之出面對山不一顧朝貴訝曰山有何好太白曰山無好處但對青山勝對俗人耳

半醉罵侯 藝苑卮言李獻吉以上書論壽寧侯事下獄賴上恩得免一夕醉遇侯于市罵其生事害人以鞭稍擊墮其齒侯欲陳其事隱忍而止獻吉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也

刺書才子 王世貞集桑悅為博士弟子謁部使者書刺曰江南才子使者大駭延之較書預刊落以試悅

校至不屬即索筆請書足乃敬禮焉

任達

至寶是保 何氏語林趙子固嘗得姜白石所藏定武
不損本褱帖乘舟夜泛而歸行至雪之昇山風起舟
覆子固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褱帖語人曰蘭亭在
此不足問也因題于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儒衣僧帽 獻徵錄顧瑛才情妙麗嘗閱釋氏書有悟
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